

阿富汗塔利班的现状和困境

朱永彪

(兰州大学 中亚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目前,阿富汗塔利班正处在一个发展充满变数的阶段,有很多东西值得关注。阿富汗塔利班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毒品和海外捐款,人员仍能获得补充,战略战术上恐怖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也很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塔利班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使得塔利班很难重新崛起。

关键词: 阿富汗;塔利班;实力;困境

中图分类号: D73/77.89(3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3)04—0033—05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日期日益临近,阿富汗塔利班也已经事实上参与了和谈,阿富汗未来的安全局势引人关注,而与阿富汗安全局势密切相关的塔利班组织的资金、军事力量、战略战术、意识形态和困境等情况值得分析并予以评估。

一、塔利班的资金来源

塔利班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彻底消灭,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塔利班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是主要原因之一。

(一) 毒品与塔利班

毒品是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塔利班也是如此。历史上,除了个别短暂的特殊时期外,塔利班总是与毒品密切相关。“塔利班时期曾在其控制范围内从毒品生产中受益,与它对立的北方联盟也是如此”。^[1]除了为种植鸦片提供保护而收取一定的“税收”,塔利班也从毒品的提炼、贩运等几乎每个环节获益。如今,阿富汗南部地区的一些普什图部落,几乎完全无视国家法律和中央政府的命令,仍在毒品生产和交易中的获取巨额利益并以此来维持塔利班生存。

尽管塔利班生产和贩毒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在

塔利班的资金来源中,和毒品有关的资金究竟占有多大比例,以及毒品究竟为塔利班提供了多少资金,直到今天仍是众说纷纭。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反恐中心专家约翰·所罗门曾说,毒品和犯罪活动收入占塔利班资金来源的85%至90%。在资金的具体数额上,“据估计,塔利班参与鸦片、罂粟贸易与海洛因加工,每年从中获取4亿美元的收入。”^[2]美国军方估计塔利班一年的毒品收入为7000万美元。^[3]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塔利班每年从种植鸦片的农民手中和毒品走私者手中获取1.25亿美元的收入。^[4]可见,关于塔利班从毒品中的获益,外界并没有确切的情报,这对评估塔利班的实力造成了困难。

尽管不能明确得知毒品为塔利班提供了多少资金,但可以从阿富汗的毒品经济规模中窥得一斑。2010年阿富汗出口的鸦片和海洛因总量有所减少,总值为14亿美元,与2009年的29亿美元相比减少了50%以上,由此推断,鸦片经济为阿富汗犯罪团伙提供的资金也在2010年减少了一半^[5],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塔利班2010年的收入。

但2011年情况又有所不同,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2012年1月12日发布的报告,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201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较2010年有所反弹,总面积达到13.1万公顷,鸦片产量也比

收稿日期: 2013-10-14

作者简介: 朱永彪(1981~),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富汗问题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CGJ012)的阶段性成果。

2010年的3600吨增多了61%,达到5800吨。阿富汗全年鸦片产量的农场价高达14亿美元,占阿富汗GDP的9%。而2011年出口鸦片制品获取的收益可能达到24亿美元,相当于阿富汗GDP的15%。^[6]

有学者估计,在2000年塔利班颁布禁毒法令之前,塔利班可从种植鸦片土地中收取10%~20%的税收,同时还对阿片剂的加工、运输、销售等进行征税。^[7]现假设2011年的鸦片全部在塔利班的控制区域内种植,则塔利班所征得的种植税大致在1.4~2.8亿美元之间。

除了国内消费的少量毒品,加上囤积的部分,各级鸦片贩子、犯罪集团在2011年从毒品中的获益大致在10亿美元左右。假设塔利班所得到的份额为10%,即1亿美元,则塔利班在2011年从毒品中的最大获益大致在2.4~3.8亿美元之间。

因此,毒品为塔利班提供的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不解决毒品问题,是很难彻底切断塔利班的资金链的。

(二) 其它资金来源

除了从毒品中获利外,海外捐款等也是塔利班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甚至有分析认为塔利班获得的海外捐款已经超过了毒品收益。

有分析家认为,每年都有数亿美元资金流向塔利班,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报显示,沙特阿拉伯和一些与美国相交甚好的海湾国家是塔利班和“基地”等恐怖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

奥巴马的前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特使霍尔布鲁克在2009年曾表示,塔利班大部分的受援资金来源于其海外的支持者,包括在西欧的支持者。这些海外资金超过了塔利班通过鸦片与海洛因贸易所获得的收入。他说,塔利班是“来自阿富汗以外庞大资金”的受益人。^[8]

但关于海外捐款的数量,也没有确切的数据。美国中情局曾估计塔利班2008年从阿富汗以外地区获得的捐款为1.06亿美元。^[9]

还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塔利班的资金来源渠道日趋多元化。除了毒品和海外捐款,塔利班还通过勒索敲诈平民、走私者、本国和外国商人来获取钱财,此外,通过绑架人质获取赎金也成为它日渐常用的手段之一。

此外,还有传言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仍在为塔利班提供援助,历史上三军情报局曾这么做过,目前采取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是也不能被完全排除。

塔利班还通过其它特殊的方式筹集资金,如“在法拉省,地方官员曾报告说塔利班获得了国家团结计划资金中的40%,该项计划在过去6年内向阿富汗提供了数亿美元资金。”^[10]目前阿富汗政府执行的招安行动,也为塔利班提供了机会,有人怀疑一些塔利班分子通过假投诚从政府获得了援助。

据以上分析,本文估计,塔利班每年至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2亿美元,多则可以获取6~8亿美元,很显然,这是一笔巨额的资金,能够维持塔利班以较高的效率运转。

2009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塔利班资金来源与转运信息的调查小组,试图弄清塔利班获取、转移资金的渠道,以便设法切断它的资金链。如美国曾加紧对沙特等国家流向阿富汗的资金的监控,压缩了使塔利班获得的海外援助。但从执行情况来看,这些措施虽然发挥了作用,影响了塔利班筹措、转移资金,但想要彻底切断塔利班的资金链,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塔利班可持续获取资金援助,也便成为了其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二、塔利班的军事力量

2001年以来,塔利班的军事力量不断萎缩,而近期塔利班的减员和损失越发严重。首先,一些塔利班的关键人物死亡导致塔利班实力大大受损。如2011年1月3日,塔利班在当地“影子”官员毛拉贾纳特·古尔被击毙。此后北约在一次空袭中炸死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楠格哈尔省席斯阿拉克地区的“影子”头目莫拉维·安瓦尔(Maulawi Anwar),还在洛加儿省打死了一名塔利班关键人物阿卜杜尔·巴里(Abdul Bari)。^[11]2011年底,在坎大哈省一度比较活跃的塔利班头目阿拉伯被击毙。2012年5月26日,瓦尔达克省的一名塔利班指挥官被击毙。另据英国《太阳报》2012年12月23日的报道,英国王位第三顺位继承人哈里王子曾于10月份在阿富汗执行任务过程中击毙了一名塔利班指挥官。2013年3月,阿富汗和联军部队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击毙了52名塔利班分子,其中包括多名重要成员。4月15日,楠格哈尔省的塔利班头目法罗奇也被击毙。

其次,阿富汗的和平与重返社会方案等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包括塔利班在内的一些武装组织开始越来越多的与政府接触,表示愿意解除武装,重返社会。根据联合秘书处的资料,截止至2011年3月,共有960人参加了和平进程,其中绝大部分为塔利班成

员。由于自 2010 年阿富汗政府加紧了“招安”努力，所以 2011 年以来被招安的塔利班分子数量要明显多于往年，且不仅分布在阿富汗北部地区，也分布在南部地区，如塔利班的发源地与传统上的活跃地区——坎大哈地区。2011 年 4 月 6 日，高级和平委员会秘书、卡尔扎伊的顾问斯塔内克扎伊（Mohammad Massoom Stanekzai）称，自 2010 年以来，已有超过 2000 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加入了和平进程。^[12]这一数字虽和联合国的统计有较大差异，但有迹象表明 2011 年以来塔利班分子参与和平进程的速度确实在加快。

在遭受着人员损减的同时，塔利班也在通过多种途径补充兵员，首要方式是提供丰厚的待遇。阿富汗的失业率达 40% 左右，大多数人的日均消费不足 1 美元，恩格尔系数超过 70%，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普通人的月收入仅为 100 美元左右，即使是懂得多种语言的管理型人才，月薪也仅为 500 美元左右，所以塔利班提供的 300~500 美元左右的“月薪”，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而还有很多人加入塔利班并不是为了钱（半职业的塔利班除外），更多的是痛恨政府腐败、寻找机会复仇等。对于年轻人来说，加入塔利班还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塔利班还通过劫狱以救回被捕成员、招纳跨界成员、吸引因各种原因对西方和阿富汗政府失望的青年人加入塔利班等方式招募队员。

塔利班也从没有停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发动袭击。塔利班曾多次被指责招募儿童，阿安全力量及联军也曾逮捕过被塔利班利用的儿童。在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 2009 年《关于阿富汗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结论》的报告中，“工作组成员强烈谴责一些武装团体，特别是塔利班，训练和使用儿童进行恐怖行动，并强烈谴责他们对儿童的侵害和虐待。”^[13]

总之，尽管一直遭受着打击，但塔利班依然具有较强的再生能力，这也使其很难在短期内被肃清。

但是，媒体一直倾向于将所有发生在阿富汗的袭击活动都归结为塔利班所为，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2010 年 8 月初，在巴达赫尚省南部，一个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的 10 名成员在完成医疗任务返回途中被杀。事后塔利班和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都声称对此次攻击负责，但真正的凶手至今身份不明。事实上，在阿富汗，反叛势力包括形形色色的武装，塔利班只是其中的一支，如赫尔曼德省的一位安全官员估计，意识形态上的塔利班只占反叛分子的 20%。^[14]其

他反叛组织和势力主要包括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伊斯兰党（Hezb-i-Islami）、萨拉菲亚派召唤圣行协会（Jamiat Sunat al-Dawa Salafia）和托拉-博拉阵线（Tora Bora Front）等。对于一些组织和派别来说，它们或许无心于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混乱的局势才对它们最为有利。当然，塔利班仍然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反叛组织。

关于塔利班的兵力，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数据。据联合国估计，截至 2010 年 3 月，“约有 25000 至 36000 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在阿富汗活动。”^[15]美国也曾估计塔利班大约有 25000 人左右的队伍。但是这个数字并不确切，因为现在的塔利班很难说是一支统一的武装部队，它更像是，或者越来越像是一支各种力量的集合，在战斗发生时，塔利班能通过各种手段聚集兵力，包括从巴基斯坦招募人员，或寻求其它组织的支援。而在平时，只有少量的塔利班是核心，或者说是真正的塔利班。

三、塔利班的战术与策略

近年来，塔利班的战术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恐怖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一）袭击手段进一步恐怖化

随着阿富汗安全部队人数增多、能力增强，塔利班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为了保存实力，塔利班通常避免与人数较多的部队直接对抗，他们针对地盘损失的反应多是采取恐吓、威胁当地居民的做法。如一位阿富汗村民曾对波士顿环球报说，他们除了帮助塔利班，别无选择。“他们 5 人、10 人或者 20 人一伙儿的出没，其中有本地人，也有说着乌尔都语及阿拉伯语的人……他们要求我们拿出食物，而我们不能拒绝，因为你不能同持枪者理论。”^[16]如今，塔利班似乎越来越多的采取威胁的手段要求村民和部落长老与他们合作，由此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的反抗。

塔利班袭击手段进一步恐怖化还表现在，塔利班开始越来越多的采用不对称战术和“组合式袭击”，包括使用混合简易爆炸装置、火箭弹，以及迫击炮袭击，此类袭击在数量和强度上都在持续上升。根据联阿援助团提供的资料，2009 年发生的涉及简易爆炸装置的事件比 2008 年增加了 56.8%，2010 年第一季度与 2009 年同期相比又增加了 94%。2010 年上半年，由武装反对团体发起的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性袭击所造成的儿童死亡率与 2009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55%。

由于阿富汗安全力量（包括阿富汗安全部队、警

察部队、安全部门等)对简易爆炸装置的探测能力不断提高,塔利班开始更多地采用自杀式袭击和暗杀手段,如对一些部落长老、政府官员,甚至是普通村民采取了报复性的暗杀等,制造了恐怖气氛。塔利班还试图伺机混入阿富汗安全力量中。近年来发生了多起阿富汗士兵或警察发动的针对安全力量的自杀式袭击案,甚至阿富汗国防部都成为了袭击目标。塔利班均声称这些事件是其成员所为,这虽有宣传战和心理战的意味,但也有不少证据显示这些行动确系塔利班所为。塔利班还高调袭击了阿富汗主要城市 and 1 号高速公路,为追求新闻效应,这些袭击往往以喀布尔市区为重点。

(二) 袭击更多针对平民

2010 年阿富汗共有 7120 名平民在冲突中伤亡(2777 人死亡,4343 人受伤),据统计,其中 5446 名(占总数的 76%)是反叛势力(其中主要是塔利班)造成的,有 840 名(占总数的 12%)为亲政府部队造成,另 12% 原因不明。据联合国的报告,2010 年被反政府力量暗杀和处决的平民人数比 2009 年同期增加了 107% 之多。2011 年与 2012 年的统计结果也表明,死于反叛势力袭击的平民比例在增加。

在对平民袭击方式上,反叛势力更多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或定点暗杀,也对平民聚集地发动自杀式袭击。而针对亲政府部队的车队、建筑和人员的自杀式袭击中也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四、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

塔利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由于塔利班的思想来源非常复杂,也导致了其意识形态很难界定。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大致可以概括为“结合普什图部族律法——普什图瓦里(Pushtunwali,以荣誉守则为中)的沙里亚法规(Sharia)的创新形式”。又由于许多成员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学习过,塔利班的指导思想也深受巴基斯坦激进的德奥班迪教派(Deobandi)和瓦哈比教派的影响。塔利班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奥马尔及其追随者,都曾在前圣战运动的指挥官,这就使得塔利班运动在诞生之初就具有一定的圣战色彩。甚至有人认为,塔利班就是另一场圣战运动。^[17]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塔利班开始有意识的把自己打扮成一场新的圣战的领导者,这也是塔利班之所以受到普什图人支持的原因。

目前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化主要体现在理念的意

识形态化和抗争形式的意识形态化。自塔利班被赶下台后,阿富汗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伙冒名塔利班行动,或者自称为塔利班,除了借用塔利班的声势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塔利班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不能达到抗击苏联入侵时“圣战”的效果,但其影响不能忽视。

在地域上,塔利班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已超出了阿富汗。除了巴基斯坦塔利班深受阿富汗塔利班的影响外,塔利班的影响还扩散到了世界其它地方,如在尼日利亚土生土长的极端宗教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禁止教育”的意思,成立于 2004 年)被称作“尼日利亚的塔利班”,该组织受到阿富汗塔利班精神的感召,在很多方面效仿塔利班,认为西方教育是罪恶的,要求遵守伊斯兰原教义,并更广泛地推行伊斯兰教法。该组织近年来尤其活跃,经常对西方异教徒发起袭击,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案件。

五、塔利班的困境

自 2001 年反恐战争打响以来,塔利班势力陷入了困境:

首先,塔利班日益失去民心。塔利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主要靠的是阿富汗广大民众对长年军阀混战的局面厌恶痛觉,非常渴望和平与重建家园,并认为塔利班能给他们想要的结果。然而,如今的塔利班几乎已经成为当年它反对的对象,而阿富汗人民依旧渴望和平。虽然塔利班试图把罪责归结为外军入侵,但大部分阿富汗人不愿意生活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多次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使是拿塔利班和政府相比,塔利班的支持率也是相当低的。2010 年的一次调查里,“你更希望塔利班还是现在的阿富汗政府统治阿富汗”,90% 的阿富汗民众选择了阿富汗政府,只有 6% 左右的阿富汗人选择了塔利班。阿富汗民众之所以反对塔利班是由于塔利班的滥杀、恐怖袭击、强征税收、关闭学校、禁止听音乐等娱乐活动等。甚至还有村民认为反对塔利班就可以避免美军空袭,不但拒绝帮助塔利班,甚至还主动攻击塔利班。

其次,阿富汗的传统权力结构既使塔利班崛起并得以长期存在,也恰恰是制约其发展的原因。^[18]近年来,传统上支持塔利班的普什图部落势力进一步分裂,更多的部落势力开始反对塔利班,尤其是许多部落长老,由于被塔利班、毛拉们取代了社会地位而对他们心怀怨恨。越来越多的部落长老开始与政府及

美军合作。与此对应的,被塔利班袭击和暗杀的部落长老们也增多了,由此又导致更多的部落和部落长老公开私下里站在了塔利班的对立面。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已试图创造对抗塔利班的“部落反抗组织”,主要做法是斥巨资支持反塔利班的部落或地方武装组织,并已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今阿富汗政府和美军已越来越重视长老们的作用,而塔利班之所以一再暗杀部落长老,其实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被动反应。

第三,尽管阿富汗政府的权威和效能一直遭受外界的广泛质疑,但它的控制能力也确实在增强。如果对比历史上的阿富汗中央政府,目前的阿富汗政府的控制能力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阿富汗的安全力量也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虽然质量仍有待提高,但其进步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2月进行的一项阿富汗警察印象调查表明,民众对警察部队的信心比2009年提高了34%。

第四,传统反塔利班的非普什图族势力获得了较大的增长。如塔吉克族、哈扎拉人的控制区域和控制能力较塔利班统治时期有了质的变化,这些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塔利班重新崛起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五,塔利班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的塔利班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迹象表明,塔利班出现了新旧领导人,以及新旧中坚力量的更替,新旧塔利班在许多方面是有差异的。塔利班的传统领导人,如奥马尔等,似乎已很难实现对塔利班的统一指挥,塔利班有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类似“基地”组织那样的松散网络的趋势。这种趋势对塔利班形成了冲击,一方面是对塔利班的削弱,一方面也可能扩大其社会危害。

第六,阿富汗人在国内有追随强者的传统,即在争斗中大多数中间势力倾向于倒向强势的一方,而如今的形势对塔利班日渐不利,这也是塔利班竭力通过各种手段宣示其存在和影响的原因之一。总之,正是因为知道局势的变化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心的向背,塔利班才被迫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掩盖其发展势头减弱的事实。

六、结论

尽管遭受了约12年的严厉打击,但塔利班的核心“竞争力”仍然存在,如资金来源仍有保障,人员也能得到一定的补充,并且越来越多的采取非对称性战术,使得塔利班给外界造成了一种日趋活跃,甚至是有东山再起之势的印象。但如今塔利班和过去相

比并未获得更多的优势,事实上,在依旧“辉煌”的外表下,塔利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或诸多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 [1] Vanda Felbab - Brown. Afghanistan: When Counternarcotics Undermines Counterterrorism [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5 (Autumn) .
- [2] US sets up task force to stem flow of foreign funds to Taliban [EB/OL].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jul/28/taliban-foreign-funds-us-holbrooke> 2009-07-28.
- [3] 新华网. 塔利班资源从何而来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28/content_12119208_1.htm 2009-09-28.
- [4] Addiction, Crime and Insurgency: The Transnational Threat of Afghan opium [R]. UNODC. 2009.
- [5]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 General,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R]. 2011.
- [6]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11 [R]. UNODC 2012-01-12.
- [7] Raphael F. Perl. Taliban and the Drug Trade [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1-10-05.
- [8] US sets up task force to stem flow of foreign funds to Taliban [EB/OL].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jul/28/taliban-foreign-funds-us-holbrooke>. 2009-07-28.
- [9] 新华网. 塔利班资源从何而来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28/content_12119208_1.htm. 2009-09-28.
- [10] Funding the Afghan Taliban [EB/OL].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taliban/funding-the-taliban?page=0> 2009-08-07.
- [11] Two Taliban leaders killed in east Afghanistan [EB/OL]. <http://www.zeenews.com/news682828.html> 2011-01-24.
- [12] Top Afghan Official Confirms Talks With the Taliban [J]. The New York Times 2011-04-06.
- [13] Working Group on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 Conclusions on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R]. 2009-07-13.
- [14]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ountering Afghanistan's Insurgency: No Quick Fixes [R]. 2006-11-01.
- [15]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 General on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R]. 2011-02-03.
- [16] Declan Walsh. Afghan Civilians Accuse U. S. - Led Soldiers of Abuse [N] Boston Globe 2006-06-25.
- [17] Cheryl Benard. Afghanistan: State and Society,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the Way Ahead [R]. RAND Corporation. 2008.
- [18] 朱永彪. 9·11之后的阿富汗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李 丽]

ists and both is nearly equal in proportion. Moreover, non-secularists congressme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raditionalist Islam, modernist Islam and non-Islam religious (Christian), and the traditionalist Islam and modernist Islam are nearly equal in proportion. There is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ligious composition and

regional factors in Indonesian Parliament. In general, the religious composition in Indonesian Parliament presents heterogeneous and various, which implies the secularism interior politics and moderate Islam foreign policy of Indonesia.

Key Words: Indonesia, DPR, DPD, Religious Composition

(6) **The Pakistani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fluence upon Pak-U. S. Relation, 1947 ~ 1991** Lan Jiang • 28 •

Abstract: Among all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Pak-U. S. rel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Pakistani ethnic group relation is an important on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licy of Pakistani ethnic groups toward America, explores the Pakistani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fluence upon Pak-U. S. relation through crisis and war produced by Pakistani parliament election in 1970.

Key Words: the Cold War Period; Pakistan; Ethnic Group Relation; Pak-U. S. Relation

(7) **A Study on Afghan Taliban**

Zhu Yong-biao • 33 •

Abstract: Sources of fund of Afghan Taliban is mainly from drug trafficking and donations from overseas. Taliban still can recruit some new members. Taliban's actions are more extreme and methods are more brutal. Afghan Taliban is in a rather difficult situation. It is not easy to Afghan Taliban for staging a comeback.

Key Words: Afghan; Taliban; Strength; Difficulty

(8)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CIM Economic Corridor on the Trade between Bangladesh, China, India and Myanmar**

Chen Li-jun; Liu Zi-juan • 38 •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the BCIM economic corridor has pushe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Bangladesh, China, India and Myanmar into "the first track" from the previous "second track",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rridor really possesses great potential.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three countries is deepening, and bilateral trade is growing rapidly. These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he complementation in the four countries' economic structure, trade structure and market structure, there is still large spa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BCIM economic corridor will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bilateral trade,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opening between China (especially the southern area) and the other three countries,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in advantages, the mutual benefits and the win-win situation.

Key Words: BCIM Economic Corridor; Trade; Influences

(9) **ASEAN Countries and Regionalization of RMB**

Zhang Han-fei; Xia Pei-pei • 45 •

Abstract: Geographically, ASEAN countries are close to China and have close ties with China on economic, trade and personnel communication, and could be an important goal to achieve the regionalization of RMB. From the view of variety single criteria under the theory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 and the major OCA index in ASEAN countries, which is relative to the mainland China, some countries have already got the criteria for the optimal currency area. It will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RMB by the regionalization in ASEAN countries, and gradually raise it to international currency, and finally increase our ability to fight against financial risks, thus expand our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ffairs.

Key Words: Regionalization of RMB; ASEAN; Optimal Currency Area Theory; OCA Index

(10)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Disaster Mitig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Guo Tong • 51 •

Abstract: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cooperation field in East Asia. Disaster mitig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has developed in the twists and turns since 2004. Sorting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this fiel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the reasons for change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propounding several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which appeared in the cooperation, are significant works to promote a closer and more effective cooperation on disaster